鍾惺集/1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八 ◄

鐘惺集
卷十九

► 卷二十

卷十九 · 序二（詩文集一）

簡遠堂近詩序

《簡遠堂近詩》者，譚友夏近詩也。「簡遠」二字，則予近日所規友夏語，而友夏取以自命其堂者也。友夏居心托意，本自孤迥。予為刻詩南都，而戒予勿乞名人一字為序，此其意何如哉？近乃頗從事泛愛容眾之旨，欲以居厚而免於忌，浮沉周旋，即其心未嘗不遙。予乃欲其心跡並耳。

詩，清物也。其體好逸，勞則否；其地喜淨，穢則否；其境取幽，雜則否；其味宜淡，濃則否；其遊止貴曠，拘則否。之數者，獨其心乎哉！市，至囂也，而或云如水；朱門，至禮俗也，而或云如蓬戶。乃簡棲、遙集之夫，必不於市、於朱門；而古稱名士風流，必曰門庭蕭寂，坐鮮雜賓，至以青蠅為吊客，豈非貴心跡之並哉！

夫日取不欲聞之語，不欲見之事，不欲與之人，而以孤衷峭性，勉強應酬，使吾耳目形骸為之用，而欲其性情淵夷，神明恬寂，作比興風雅之言，其趣不已遠乎？且夫性子而習昵，則違心；意僻而貌就，則謾世；初偕而中疏，則變素；恒親而時乖，則示隙。夫詩，清物也，才士為之，或近薄而取忌。違心謾世，薄道也；變素示隙，忌媒也。欲以明厚而反薄，欲免於忌而媒之，非計之得者也。索居自全，挫名用晦，虛心直躬，可以適己，可以行世，可以垂文，何必浮沉周旋而後無失哉！

古今詩人，最矜局者無如杜審言，同時沈、宋，本其敵，而故相輕侮不肯下。想其平日論詩，必有與其痛癢不相中者。友夏少年，才高意廣，勇於自信，人所指摘，苟不能相中，雖其言出畏友名師，不能強友夏以必聽。而片語去留，待予裁決。友夏亦何私於予！夫錦繡千尺，善作者不必善裁，善裁者不必善作。世固有不能詩而知詩者，予所裁決，或亦有以相中乎？

韻詩序

四聲定於沈休文，為沈韻。近體尊之，古則否；唐以後尊之，前此則否。夫沈韻不通於唐以前，況四言乎？以沈韻串四言，以四言遍四聲，名曰「韻詩」。辟則右軍之筆，集為《聖教》；章帝之書，寫成《千文》。事不相蒙，義例甚合。其體近白下胡彭舉創之，以寓其遊戲棲托之意者也。

夫世不難創此體，而難於彭舉之才、之情、之識、之詣。無彭舉之才、情、識、詣，百七章中，必不能無斷缺補湊，雖創胡取焉？彭舉古淡閑遠，周覽冥搜，孤往高寄。語有《三百篇》，有漢郊祀樂府，有韋、曹諸家，而要不失為彭舉。

夫《風》《雅》後，四言法亡矣。然彼法中有兩派：韋孟和，去《三百篇》近，而韋有韋之失；曹公壯，去《三百篇》遠，而曹有曹之得。彭舉幽，在遠近之間。

彭舉諸體詩，輕重古今，出沒正變，有王、孟之致。居白下，為衣冠翰墨之場，而人或不知其詩，知之或以其畫。余亦知彭舉畫，而最後乃知其詩。余以此益賞其隱德。昔魏陽元為鍾毓長史，工射而毓不知。夫畫與射，俱通人所以自晦也。余亦自托於知彭舉畫，以為差勝於阿毓而已，終不敢從郡國來奪都人士權，自命為知彭舉詩也。

彭舉名宗仁，有《知載齋集》，顧太史太初序之。而余題其《韻詩》百七章。

善權和尚詩序

金陵吳越間，衲子多稱詩者，今遂以為風。大要謂僧不詩，則其為僧不清；士大夫不與詩僧遊，則其為士大夫不雅。士大夫利與僧遊，以成其為雅；而僧之為詩者，得操其權，以要取士大夫。才一操觚，便時時有「詩僧」二字在其鼻端眉宇間，拂拂撩人，而僧之

鼻端眉宇，反索然無一有矣。

夫僧不必為詩，亦不必不為詩。僧而詩焉可也，詩而遂失其為僧，則僧亦烏用詩為？而詩又可無論也。余遊金陵，所接僧而詩焉者，與之；詩而遂失其為僧者，吾不願見也。

己酉季春望，友人梅子庾、林子丘、茂之，要予遊天界寺。會雨，宿僧善權庵中二日。無所事事，拈韻賦詩。善權與其徒摘蔬炊黍，煮茗焚香，洗硯伸紙。二日中無加禮，亦無倦容，無論其鼻端眉宇，無處著「詩僧」二字。察其情貌，似不識字者；授之韻，不受；問其所作詩，曰「無有」。竟兩日，雨霽。飯畢，且辭去。子丘忽於承塵上索紙，信手探得鈔詩一帙，清便有致。許為之序，未就。

是歲六月，舟泊京口，暑雨無緒。偶憶此，走筆成文，兼以遣愁。若善權者，所謂僧而詩、詩而不失其僧者也，序之可也。

周伯孔詩序

伯孔今年才十九耳，有慧性俊才、奇情孤習。其於詩，不甚劌心唐以上，而於明詩則絕不掛於目與口。其為詩亦頗肖其性與才與情與習，獨時時稱說袁石公，即不甚劌心，然亦駸駸乎入之矣。其遊金陵，欲袖夷門、博浪之椎，椎今名下士。予掩其口曰：「勿妄言。」然心實私異之。

夫人之少年壯往，意不可一世者，苟其人真有慧性俊才、奇情孤習，則於世必將有所可，而其中必有所以自見其可者也。世之輕其少者，既不明其所長；而避其壯往之鋒者，又不敢直指其所短。以故倔強跳蕩之氣，一無所出，而時或發於夷門、博浪之椎，其無足怪。世遂目為狂躁僻錯，而棄之遠之，可歎也。

伯孔為《秦淮絕句》百首，不必論其所失處，而其情事合前人者已十之一二。已出其諸體，不必論其善處，而其口語墮近人者亦十或三四。蓋不自知其所至，要以自為伯孔。而予間戲指一二語，曰：「此為石公語。」則泚顙汗顏，曰：「噫，固宜有。小子不為明詩，何以遂有是？」予曰：「然，此固所謂駸駸乎入之者，實子不劌心唐以上之所至也。子從此苦讀唐以上詩，精思妙悟，自無此失。」伯孔心開氣折，明日與予劄曰：「向聞子言甚善。子細檢吾詩，某處為唐，某處為近人，為近人者抹殺之，某處乃為伯孔。子序吾詩，序其為伯孔者而已。」予益奇其言，壯其志。

夫伯孔之欲自為伯孔者，必有所以自見其可，而世莫能明，以故其氣欲一有所出之。其心折汗下於予者，所謂意不可一世，於世將必有所可者也。夫夷門、博浪之椎，能奮於嚄唶之將與鞭笞六王之主，而一貧抱關與圯上老翁命之以子弟臣隸之役而不辭者，其人必有以能明其所長與其所短也。伯孔年十九耳，盛氣壯往，輕詆高視，固應有之。多讀書，厚養氣，暇日以修其孝弟忠信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長上，文行君子，其未可量。

吾友譚友夏，雅負才性，意不可一世，而差心折於予。今其氣純格定，情深文明，將不愧古名士，所謂肥腸滿腦，長當不爾。伯孔許還楚訪我竟陵於我歸處，予將以折柬招譚郎，視予言何若？

抑予又將有問也：伯孔意每欲自為伯孔，觀此識力，已不肯為明人，而口猶有袁石公，心猶有鍾子，世將無難子曰：「子誠楚人也。夫不為明人，而為楚人乎？」子喜石公詩，用鍾子言，則可；為石公、鍾子者，則不可。聞石公亦勸人勿學己作詩，有識者不異人意，願子廣之。伯孔笑不答。

問山亭詩序

今稱詩，不排擊李于鱗，則人爭異之；猶之嘉、隆間，不步趨于鱗者，人爭異之也。或以為著論駁之者，自袁石公始，與李氏首難者，楚人也。夫于鱗前無為于鱗者，則人宜步趨之；後于鱗者人人于鱗也，世豈復有于鱗哉！勢有窮而必變，物有孤而為奇。石公惡世之群為于鱗者，使于鱗之精神光焰不復見於世。李氏功臣，孰有如石公者？今稱詩者，遍滿世界，化而為石公矣，是豈石公意哉！

吾友王季木，奇情孤詣，所為詩有蹈險經奇，似溫、李一派者。乃讀其全集，飛翥縕藉，頓挫沈著，出沒幻化，非復一致，要以自成其為季木而已，初不肯如近世效石公一語。使季木舍其為季木者，而以為石公，斯皎然所以初不見許於韋蘇州者也，亦烏在其為季木哉？

季木居石公時，不肯為石公；則居于鱗時，亦必不肯為于鱗。季木後于鱗起濟南，予與石公皆楚人。石公駁于鱗，而予推重季木，其義一也。假令後于鱗為詩者人人如季木，石公可以無駁于鱗，以解夫楚人之為濟南首難者。

章章甫詩序

庚戌予舉南宮時，禮俗如蝟。座師雷何思先生偶試余《毛詩》六義，予次第奏之。先生顧笑：「吾以占子胸中暇整、居官精勤一端耳。」予愧不能當，而服其持論。居都讀書作詩文，不以為玩物適景，而以為消閑習苦之助。然予閑曹耳。

予友章章甫，少喜言詩，淺深喧靜，無所不入。歷試奇蹇，去而為廬江令，精力於職，見以為理劇治煩，有上下聲。而顧不廢詩，能舉其舊業，守而勿失。

今夫世間一切淫靡浮婧之故，為秀才則妨舉子業，居官則廢職務。吾未見世之為秀才與居官者，能不耗其心力於淫靡浮婧之物。而獨舉妨業廢務之罪，移而歸之詩，豈不冤哉！

予與章甫少同筆硯，結婚姻，長各通籍，未嘗不移書勉以勤慎守官。章甫報予以詩一帙，曰：「此夫耕者之瓜蔬，而牧者之薪蒸云爾。」予益以知章甫，蓋有悠然於胸中者，而能精力於職也。考章甫政者，讀章甫詩可也。

種雪園詩選序

虞翻曰：「天下有一人知己，足以不憾。」此非致慨於天下之莫己知，而姑求知於一人以自慰也。蓋古信心獨行之士，有輕於取天下之名，而重於得一人之知者。夫知己而求之天下，則亦烏有知己哉！

吾友商孟和，稱詩二十年，取材多，用物宏，假途遠，富有日新，使天下知之有餘。孟和曰：「詩不選不詩也，選不鍾子不選也。」於是選《種雪園詩》五卷，自閩之金陵，金陵之楚，楚之燕，斷自壬子，前此不存焉。蓋自壬子後，始能為孟和，始能為孟和詩。此予一人之言，及孟和自視，斷以為必然者也。然則壬子前孟和無詩乎？曰：「烏能無？有壬子以前之孟和，而後有孟和今日也。」

孟和好長生，長生家服食必言藥物。夫藥，物之所為，而物非藥也。物者，金石草木之滋也。藥成，而金石草木之滋去矣。然舍金石草木而為藥可乎？雖然，持大藥與人，人不之識；金石草木，粲然列肆，人見而攫之囊中。孟和試取其壬子前詩，質之海內名人有權者，將必駭為富有日新，其力必能使天下知之，而今詩或反廢。孟和寧為此不為彼，

曰：「知己不在是焉，吾所欲知己而恐不得當者，一人耳。」一人者何也？孟和不答。孟和問予，予亦不能答。

章晦叔詩序

晦叔詩，予凡三選之，得數十首焉，刻矣。晦叔不以予為刻，予亦忘其為刻也。晦叔長予十年，先予十年言詩。所居僻，又隱於市，不盡睹近時所為詩及交近時所名為能詩之人，未嘗不引以為恨。不知晦叔所以得為晦叔者，以不睹近時詩及交近時所名為能詩之人也。

段善本琵琶，三年不彈，忘其本領，乃可更彈。晦叔無本領可忘，何省也！饒得三年時力，於以匠心而裁於古，吾見其進未見其止。晦叔年未五十，以視高達夫工詩之年，未為過之。

晦叔曰：「予學道人也，四十、五十而無聞焉。自今以往者，其奚暇卒業於詩？」予曰：「侯道華有言：『天上無愚盲神仙。』夫天上尚有騷雅神仙也，詩何負於道也？」

玄覽集序

《玄覽集》序者，序吾楚督學馬公覽於玄嶽集也。

序曰：楚蓋有參上山雲，其嶽曰「玄」。「玄」之為言，不使人易知而驟為名。使人易知而驟為名者，其為跡也必顯，其體氣必明白而平大，如五嶽是也。五嶽者，《六經》也；玄嶽則柱下幽奧幻眇之言也。《六經》有理、有數、有事，而柱下之言曰「玄」。參山奇過五嶽，而名位遜之，則玄之為也。

不佞楚人，官以行為名，其於遊頗便，乃使車所至，山川得寓目焉。至玄嶽，蓋與弟恮及友人譚元春屢要言而曾未果也。不佞蓋由以經生心眼處山水間，與山水之為《六經》者，則口之目之、足之手之，而柱下之言或河漢而未之及也。

古人有言，神情與山水相關。相關者何也？所謂方寸湛然，玄對山水者也。馬公為楚文章司命，公之文章出於山水，而其為山水也，出於玄。是以斯遊斯集，其詩若文若賦，舉而名之曰「玄覽」。有味乎其言之也！始吾友蔡元履遺予《參上草》，其言曰：「吾

與督學馬公，蓋先後覽茲山焉。吾之為茲草也，僅舉其名；而馬公之集，已既其理。」今年春，公始寄予《玄覽集》。伏而讀之，匪惟無車馬氣，並無牲璧氣；匪惟無牲璧氣，並無宮觀氣；匪惟無宮觀氣，並無泉石氣；匪惟無泉石氣，並無雲霞氣。「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」至哉！始信不佞之不得至於斯山者，非形不能與之近，而神與之遠。

不佞要譚子遊以去秋，詩曰：「八月氣方肅，千峰理必幽。」是亦知嶽之為玄者，而卒不果遊。又曰：「岩泉逢靜者，靈昧必生愁。」則若專為馬公斯集言之也。客曰：「子《六經》儒人也，姑先五嶽，而後取馬公斯集作司南焉，其可也。」

隱秀軒集自序

古詩文多無序。非終無序也，未嘗身乞人序；非徒不乞人序，而己亦不自作序。凡以詩文者，內自信於心，而上求信於古人在我而已，初非序之所能傳也。迨其必可傳，而後序興焉。故有詩文作於數百年之前，而序在數百年後者。傳而後有序，非待序而後傳也。如其傳，則亦不必序矣。

予少於詩文，本無所窺，成一帙輒刻之，不禁人序，亦時自作序。大要取古人近似者，時一肖之，為人所稱許，輒自以為詩文而已矣。側聞近時君子有教人反古者，又有笑人泥古者，皆不求諸己，而皆舍所學以從之。庚戌以後，乃始平氣精心，虛懷獨往，外不敢用先入之言，而內自廢其中拒之私，務求古人精神所在。雖不能得古人一二，然舉其所得之一二以示人，其為人耳目所不經見及經見而略不厝意者，十固已八九矣。間取己作以覆古人，向所信以為古人確然在是者，覺去古反滋遠；有所創獲晚出、使人愕然以為悖於古者，古人嘗先有之。始悟近時所反之古，及笑人所泥之古，皆與古人原不相蒙，而古人精神別自有在也。乃盡刪庚戌以前詩，百不能存一；而庚戌以後，以為與其輕而棄之也，寧勿輕而作之。

甲寅，友人林茂之為予刻之南都，無日不責予序，諾諾至今丙辰矣。視其刻中所存，今欲自去者抑又甚多。蓋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勢矣。於斯時而始為序，不已晚乎？予向者非無刻，刻非無序；今所刻之詩已盡去，而序乃無所附。此亦不必乞序於人及自為序之驗也。茂之能保刻中所存，使予信於心、信於古，能不至盡去，而此序終有所附乎？雖其不必傳，亦請為茂之一自序可也。

舟嶽集自序

丙辰，鍾子自燕請假而南，暫憩金陵，始終於舟，而岱遊在其中焉。鍾子與譚子皆楚人，楚之嶽曰衡、曰豢。衡較遠，至於豢，與譚子無歲不期，無言不及。譚子之欲自往豢而不予待者一，待予往豢不至而譚子竟以其故不至豢者亦一。乃譚子之遊竟得衡，鍾子得岱。夫人於一切不能以其意與造化爭，而欲以約期往復之言，求信於山水文章之間，不亦固哉！

始譚子寄我《衡嶽集》，鍾子不無內遜。及自讀《岱集》而喜，妙緒佳言，真不盡於一人一事也。然微舟則岱遊幾不成，予其何敢忘舟？故斯集也，亦始終於舟之詩，而《岱記》及詩在其中焉，曰《舟嶽集》。譚子之集仍用其自名，曰《遊首》，合刻之。

西陵草序

萬曆甲寅九月，鍾子再過夷陵，省座師雷先生家，為諸同門視其田墓事。先與譚子期京山，將從此尋太和舊約。計遊事自西陵始，而不意以此終之。故其同遊詩曰《西陵》。

其山水、物象、人事、天時，非無足以入詩者。及其所至而出之於詩，其數者之氣，似皆不能與詩對，而詩常若勝之。出於詩而氣能與之對者，蒙惠二泉乎？玉泉之鐵塔之鑊乎？三遊洞之峽乎？觀世音畫像乎？其他非無所知也，蓋用我全力付之一隅焉故也。鍾子語譚子曰：「吾與子定古人詩矣。古人於詩，雖其一隅，將必有全力焉。」

放言小引

放言之說，吾未之前聞也。自孔子目虞仲、夷逸始。「放」之義何居？胸中真有故，而能言其所欲言，即所謂中倫之言，了然於心，又了然於口與手者是也。苟為無本，而以無忌憚之心出之，則處士橫議而已。詖淫邪遁，皆橫之屬也，遁矣，又烏乎放哉！

袁子著《放言》若干首，讀之心目無主，而皆覺有故。始吾見袁子幼時文，以為有破轅之氣。一再交其人，寧靜淡樸，似有道者也。惟袁子平心以讀書，虛懷以觀理，細意定力以應世，然後發而為言，有物有則，確乎其不可奪，沛乎其不窮，斯之謂「放」。夫言亦豈易放哉？放言即孟子之所謂辨也。辨生於不得已，不得已生於懼。懼者，放之本也。不然，與橫議何異焉？

〈（沈刻《隱秀軒集・文戾集・序二》止此）〉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